



# 信仰的力量

XINYANG  
DE LILIAANG

赵郁秀 著



XINYANG DE LILIANG 赵郁秀 ◎著

# 信仰的力量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赵郁秀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的力量 / 赵郁秀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7.1

（红色记忆）

ISBN 978-7-5505-1096-8

I. ①信… II. ①赵…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4518号

---

出版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于凤英 卢 锋

责任编辑: 于凤英 李玉芝

特邀编辑: 林爱敏

封面设计: 蓝瑟传媒

责任校对: 张丽娜

责任印制: 徐丽红

---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高新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

邮编: 116023

电话: 0411-83620245 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印 刷 者: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

幅面尺寸: 160 mm×220 mm

印 张: 10

字 数: 140千字

出版时间: 2017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096-8

定 价: 1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

邓友梅

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

在我和同志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这些讲话时，收到了我的老同学赵郁秀寄来的一份手稿，说是大连出版社将为她出一部新书，要我写个序言。

我现多病，久不提笔了。但顺手翻翻手稿目录，有的文题吸引了我，随之读下去。这不正是近两年我国民众隆重纪念重大革命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中国故事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邓友梅同赵郁秀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以及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全有展现，真乃“讲好中国故事”！

恰值中国作家协会正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系列文学活动，以推动作家们以爱国主义精神追寻中国梦、讴歌我们的伟大时代。我动心了，准备打破我的封笔守则。另外，赵郁秀是我的老同学。半个多世纪前，我们都是丁玲、田间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现为鲁迅文学院）二期的同学。比起白刃、张志民等参加过抗战的老文艺战士，我们以及苗得雨、孙静轩、李宏林等算是小字辈，当时都 20 多岁（她年龄最小）。同窗两年，听过茅盾、老舍、郑振铎、冯雪峰、游国恩、胡风、冯至、黄药眠、吴组缃、李何林等诸多名家讲课。1953～1955 年，我们在祖国的黄金时代度过了金子般灿烂、美好的时光，永记不忘、友谊长存。

我欣然答应动笔作序还有一原因，是此书在大连出版社出版。大连是个美丽的地方，开放较早，尽管大连出版社成立仅二十几年，但据我所知，大连出版活动历史悠久。在解放战争年代，党中央在西柏坡时，作家丁玲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当年中宣部领导、毛泽东主席读过此书都很赞赏。据说，毛主席亲自嘱告胡乔木同志同大连联系，在大连印制、出版，说那里印得好、印得快。丁玲将随蔡畅大姐去匈牙利参加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可将这本书带去，毛主席说“这是代表中国人民的”。那时全国主要城市还没解放，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的这本新书已走向世界，之后又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也是大连的光荣。今天的大连出版社，继承传统，旗开得胜，他们主办的“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享誉全国，还在北京举办过幻想儿童文学高层论坛。

我曾见《文艺报》（2007 年 3 月 10 日）有一篇评介辽宁儿童

文学及赵郁秀同志的长文，称辽宁为“儿童文学重镇”，辽宁的中青年作家屡次获国家大奖，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位“不求名、不图利，甘为作家们的进步而忙碌的前辈”。

我的同学赵郁秀多年忙碌于辽宁儿童文学事业，现已 80 余岁高龄了，还能抽暇不断发表文章，不断有新书出版，我为之惊喜。我翻阅的这部纪实文学部分书稿，正如我文前所说，是追述中国重大革命历史进程、唱响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故事。自建党始，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红军长征，至九一八事变中国全民奋起抗战，有浴血白山黑水的东北抗联英雄，有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先锋，有一·二八淞沪战役的勇士，还有扬名中外的中国远征军。虽然不是作者亲历，但都是亲历者亲口诉说，作者多年亲自接触、专题访问，是有历史依据的真实故事。作者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但她目睹了日寇对东北的霸占和统治，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烽火岁月，她书写的革命前辈、红军将士、抗战人物大多都是她在那个年代相识、相知的，有感情交流，有共鸣，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虽非金戈铁马、枪林弹雨，但所选取的活生生的细节，真实可信，实事，实录，描写形象，感人至深。

《梦想的力量》是作者对抗战老作家的追思。记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时，《人民日报》曾开设一专栏——《铭记，抗战中的文艺》，其中一期为“抗战中的文学”，醒目首题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里着重介绍了早早举起抗日大旗的东北作家群。对此，本书中均有专题书写，有萧红的知友白朗、端木蕻良，有萧军的知友舒群、罗烽，还有雷加，以及虽无专题采访也有文字介绍的李辉英、骆宾基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深情书写了国破家亡、人民遭难的历史和中国人民顽强的抗争精神，正如《人民日报》所述，

“每一个字都是滚烫的呐喊”。

书中所追思的作家，除被誉为“抗战文学开拓者”的东北作家群外，还有两位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使广大人民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少年儿童深深敬仰的抗战诗人、作家，那就是军歌词作者公木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的词作者方冰，他们都是本书作者早已熟悉并尊重的领导和同志。作者以崇敬的心情和简洁的笔锋介绍了他们创作经典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心态与激情，更通过诸多故事，展示了他们高尚的人品和文品。

神圣的抗战精神和民族精魂，在前辈老舍和丁玲等名家身上更有鲜明体现。老舍在抗战大后方，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人，他曾奔赴延安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丁玲以“武将军”姿态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跋涉在如火如荼的山西前线。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就是在丁玲领导下于战火征程中提笔作曲，并经丁玲丈夫陈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生活细节在我所读到的诸多评介丁玲的文章和书籍中尚无见闻。大作家、大音乐家在抗战硝烟中结识，在强劲的军旅步伐中飞跃，正体现了神圣的抗战精神和民族精魂。

还有，正值中国文学泰斗茅盾诞辰 120 周年之际，本书特推出记述茅公一文，精心展示了这位不太被人所知的 1921 年便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的纯净的党性原则、鲜活的伟大而平凡的人性品德，堪称民族精英。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均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源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源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发展。《信仰的力量》是对革命前辈的深情书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自北伐战争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优秀

的中华儿女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血肉筑长城，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梦，焕发了新的蓬勃生机，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之际，大连出版社推出这两部厚重的纪实文学暨报告文学集《信仰的力量》《梦想的力量》别有意义：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体现了“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讴歌民族英雄，倾诉家国情怀”，“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老少读者皆宜，受鼓舞，增斗志，能够激发坚守信仰、追求梦想、自强自信的“精气神”，助推为民族复兴拼搏奋斗的动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我想我的同学、作者赵郁秀及大连出版社推出此书的梦想定会得以实现！

目 | MULU

周总理回第二故乡	001
蔡妈妈和孩子们	015
康大姐曾给我关爱	033
重走长征路	
——记老红军黄达同志	042
访毛泽东弟媳朱旦华	060
宋任穷和我打乒乓球	075
为张闻天、刘英补赠寿礼	082
奋然前行	
——忆念革命妈妈赵君陶	091
长白山密林“小抗联”	101
“一二·九”走出一女杰	115
和顺·腾冲·远征军	129
后记	145

## 周总理回第二故乡

1962年，春花烂漫、风和日丽的六月天，辽宁省作家协会所在的沈阳大帅府（张学良故居），夜晚一惯地静悄悄，我在宿舍里安排好我不足四个月的小女儿安静睡下。听到窗外有轻轻的话语声，隔窗外望，月光下似有人影晃动，我好奇地披衣下楼，径直奔向前院，那是同省作协紧连的省图书馆的大院。院中有一圆形花坛，丁香花刚谢，波斯菊盛开，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花坛旁站着省作协主席马加，他头上的帽子歪斜着，外衣敞开着。我急忙走上前，见马加同志向将要走出大门的几个人频频招手，而即将迈出大门的两位中年男女同志也转回身向马加招手。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出了那位体态标致、颇有风度的男同志好像是周恩来总理，身旁短发女同志似乎是邓颖超大姐。未容我细辨认，他们三五人已迈出大门。门外车灯闪亮，



汽车远去了。我忙上前问马加同志：“谁？好像是周总理。”

“是的，是这样……”他转身责问站在身后的姜同志，“你怎么不早上楼告诉我呢？”

姜微笑着点头，支支吾吾地回答：“我也蒙了，我也不知道您住在哪儿呀。”

姜是刚从辽宁大学中文系分配来的小青年，此时正沉浸在幸福中。他美滋滋地向我说：“你看我，连手都没握上，真是乐蒙了。”他看我紧向他追问便慢慢说：“我正在收发室看报，听到大门铃响，看门的翟大爷没马上开门，问找谁。门外有人说是公安局的，让开开门。翟大爷忙打开门，嘴里还叨咕：‘八点多钟了，公安局？查户口呀？’我抬头一看，‘查户口的人’身后，有一男一女进来了，细一看，好像是周恩来总理，我赶忙上前行个大礼。随着，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往前走，很怕离开总理一步。总理回头问我：‘小同志，你是干什么的？’我随口答：‘我是门卫，保卫首长的。’总理笑着说‘你们什么单位，还专设一个保卫首长的？’我又改口说：‘是管来客登记的。’总理说：‘噢，我们还没登记呢。’——”

马加同志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我住在哪里，那老翟头儿呢？他上哪儿去啦？”

姜答：“他回收发室看门去了。”

马加说了一句：“好了，你们都赶紧回去睡觉吧。”他转身向东大门作协收发室走去。

我回到房间，小女儿还在熟睡。我睡不着了，想着周总理为什么突然来到大帅府，连我们领导事先也不知道。总理是不是到距我们机关不太远的他的母校参观了？白天太忙，趁夜晚出来看看。是为了安全，还是怕打扰大家，临时起意？总理真是日理万机呀！

我回忆起我在北京上学时见到周总理的那次经历。

1954年年底，我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学习时，随同我的同学、军旅作家白刃去北京饭店参加全国文联组织的迎春

联欢舞会。舞池中间的周总理身穿笔挺的中山服，风度翩翩，正在跳华尔兹，舞步稳健明快，一会儿旋转如飞，一会儿轻盈悠悠，还不时同身旁过往的舞友点头微笑打招呼。休息时，总理不断同身旁的人交谈。一次休息，白刃拉我坐到离总理较近的座位，只听总理问刚落座的舞伴：“听说你是美国纽约伊斯曼的研究生，那是很有名的音乐学院哩。”

“是的，我在那里毕业时已经 32 岁，都有两个孩子了，考了几年才考上。”

总理又说：“你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还毅然回国，我们非常欢迎你。”

“很感谢总理，我回国举办的第一次演唱会，您就前来参加，还上台亲切接见了我。我永世不会忘记的，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这时，我认出来了，那位女士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我听过她的演唱会。接着，总理又问她孩子上学习不习惯，生活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等等。

这一场迎春舞会，我不仅深深记住了周总理标准的舞步和舞姿，更深深记住了他对文艺工作者的真情关爱。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有篇散文，记叙的就是周总理以普通公民身份到鞍钢工人模范家属王秀兰家中串门走访的事。那是 1956 年的一天，周总理由鞍山市市长陪同突然到访王秀兰家。总理进屋时，王秀兰的丈夫正在床上睡大觉，她忙要喊醒丈夫，总理马上制止说：“不要喊他，工人师傅上夜班很辛苦，让他好好休息吧，影响他睡一分钟觉，生产就要受一分影响呢。”

在王秀兰家中，总理细问了工人住的平房里有没有自来水，家属用的针头线脑到哪儿去买，平时能不能看到电影，上没上夜校，等等。他还代表邓颖超大姐向街道妇女姐妹们问好。当总理看见窗外一群孩子趴在窗玻璃上挤着往里看时，又得知王秀兰膝下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总理关切地安慰说：“秀兰，不要难过，我们和你

一样，也没有孩子。你看窗外这些娃娃们，多可爱呀！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后人，我们精心把他们培养好、教育好，我们一生就很幸福啦！”

这一天，总理还去了鞍钢建筑工地、高炉前、各加工厂，同工人们亲切交谈，任何人事先都不知道国家总理要来访。

想起这些，第二天，我便早早起来，到作协的收发室，向看门的翟大爷打听昨晚的情况。紧接着，小姜同志及住在作协院里的同志们都聚拢来，七嘴八舌追问昨天夜里发生的大喜事。翟大爷介绍说，总理进门以后和他老伴邓大姐说，他小时候就在东关那儿的学校念书，常打这门前走，知道这是张大帅家的大宅门，常扒门缝往里看，门卫还撵他。有时他捡个铁钉，顺着这个大院墙，边划边绕圈走。邓大姐还笑着说：“你看没看那外墙上还有没有你划过的钉子印？”

大家又质问他们俩为什么不立即报告马加同志。小姜歉意地说：“我就是想多陪总理走一段，一生难得，多幸福呀！后来，总理知道了作协机关在这儿办公，便问作协领导是谁，我马上回答是马加同志。总理想想说，是延安来的吧。我这才想到让翟大爷快去找领导报告。”

小姜接着向我们介绍：

总理走进了院，经过了小青楼，陪同他的人介绍说，这是张作霖五姨太的小楼，大门外的西式二层小楼是张学良为赵四小姐建的。小青楼后西侧是张学良居住、办公的主楼大青楼，楼前有假山、花坛。总理仰望着这中西合璧的三层高高大青楼说，这就是张学良易帜的地方吧？也是他摆鸿门宴除掉杨宇霆、常荫槐的地方喽，所谓‘杨(扬)常(长)而去’也。

陪同人员问：“要不要请他们打开门，您进去看看？”总理摆摆手：“不要打扰，不要打扰。”

由大青楼漫步走进西院，这里是一座红砖到顶的三层高楼，没

等张学良搬进去办公，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日本关东军将其霸占为警备区司令部。现在，辽宁作协的领导、作家及部分编辑人员住于此楼（办公在主楼）。中院的三进四合院古建筑是张作霖的旧居，现在是图书馆的书库，保存有辽宁省最珍贵的文史资料。周总理在此驻足，隔门细看，说，皇姑屯事件以后，张作霖就是在这里停尸好几天，瞒过了关东军司令部吧？国恨又添家仇，增强了张学良的抗日决心。

就在这时，马加同志从大红楼匆匆赶来，同总理紧紧握手。总理详细问了草明和他的情况。马加同志告诉总理，草明同志在鞍山很好。他和夫人在新民县郊区一农村落了户，作协机关还在那里办了一个农场。总理问，你们农场都种了什么？马加说，主要种白鹤苞米。总理说，这是新品种哟，长得好吗？一亩地能打多少？马加说，能打500多斤。总理说，很不错呀，跨了“纲要”呀。总理又问，农民的庄稼怎么样？马加回答说，社员的庄稼比我们农场的高一头，深一色。总理笑了，说，好呀，我们农村的形势已经好转了。总理又细问了农村一些情况后说，你们东北作家能长期到工农群众中生活，很好嘛，希望能写出好作品！

小姜同志介绍到这里说，后来总理就和马加同志挥手告别了。有的同志还打电话问了图书馆，图书馆的人回答说，除了收发室看门（南大门）的同志，任何人都不知晓昨晚的情况，因为他们的领导和职工都不住在这个院里。大家胡猜乱想：总理是到他读书的东关模范学校访问，还是来沈阳开会，或者陪外宾、搞调查研究？这正是三年困难刚刚好转的时期，总理能到哪里去访贫问苦呢？

1976年1月8日，举国上下挥泪含悲，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时我已由插队的农村上调到铁岭地区，才知道周总理是在铁岭的银冈书院读的小学。周总理和邓大姐还曾于1962年来过铁岭，马不停蹄地走访参观，临走时还借去了《铁岭县志》（总理于三个月后寄还，并致函道谢），总理要细细重温少小离家

就读塞外的过往岁月。邓大姐说过，总理生长在江淮平原，他第一次登山登的就是铁岭的龙首山，他第一次进新学堂进的就是铁岭的银冈书院，第一次走出家门到外地就是去东北铁岭县，可以说铁岭是他的第二个故乡。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铁岭人民终于扬眉吐气了，以第二故乡的家乡人姿态隆重举办了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当年总理的同学和接待过总理的人们纷纷拿出保存的珍贵图片和谈话记录，一位姓曹的老人献出了当年同学周恩来送给他的砚台。教育局将被侵占的原银冈书院的四合院住宅一一清理，很快办起了全区重点高中。我的小女儿因为参加全省数学竞赛名列前茅，便由初二破格考入这所高中，一年后（1978年）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人们都说我的小女儿是个有福的孩子，中学在周恩来读书的地方，大学在毛主席工作的地方。因此我对银冈书院（后重点高中迁到新建的高楼，此处设为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也有了特别的感情，常去那里参观、走访。



周恩来总理同朝鲜族大娘亲切交流

这时我才弄清，十几年前令辽宁作协的同志们念念不忘的那个不平凡的夜晚，正是周总理铁岭之行的前曲。他到辽宁来是接待朝鲜贵宾的，忙里偷闲提前一天来到铁岭，满

足他多年萦怀童年、欲见关东父老的思乡之情。

1962年6月15日早，正在乡下蹲点的铁岭县委书记孙蔚如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告知他有一位中央领导要来县视察，请他速归。他问需要准备什么，回答：只备两辆吉普车，其他都不需要。孙蔚如火速返县，随同省里一位领导赶到火车站后方知迎接的是周恩来总理。他想应该先到招待所请总理喝杯茶，但是总理热情地让他坐到自己的吉普车上，要径直奔县委开座谈会。吉普车绕县城街道慢行，总理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到达县委后，孙蔚如和县长实话实说做了汇报。总理又一一询问大家的意见。最后，总理说，三年困难时期总算过去了，我们都是以长征精神和打鬼子的精神把困难甩在了后边。年初，中央把全国的县委书记都请到北京，开了七千人大会，与会人员及党中央和毛主席一起过春节，这是前所未有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问题。三年困难有自然灾害原因，也有人为原因。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以防后患，鼓干劲，大发展……说完，总理喝了两大碗白开水，马上就到农村田间走访。邓大姐就去县妇联看望姐妹们。

周总理一行来到平顶堡乡。孙蔚如心里直打鼓：事先没有安排，农家的卫生能通过总理的审查吗？恰巧总理进村推门进的第一户是朝鲜族人家。孙蔚如安心了，号称“白衣民族”的朝鲜族人是非常讲卫生的。总理进屋，看到油光铮亮的大炕上坐着一位白衣白裙、年近八旬的老阿妈妮，总理向她深深鞠了一躬。老人的儿子是共产党员，她以很流利的汉语向总理报告了他们的生活、生产和民族和睦情况。总理在屋里细看了炕上叠得整齐干净的被格问：“您家老少三辈，被子够盖不？”走进厨房，总理又掀开锅盖，看见大锅里正放着一小盆白米饭，总理很满意。

走进的第二家是汉族人家，炕上坐着两个小姑娘正在写作业，大一点儿的女孩一眼便认出周恩来总理，下地行礼问好，而小女孩却躲到门后不敢见面，总理一把将她抱起，用带胡楂的脸腮亲她，问：



“叫什么名字？上学没有？”

小女孩小声答：“我叫李绍华，我姐叫李绍霞。刚上小学。”

总理大声说：“啊，小学生了，我叫你小华吧！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到北京，到我家去串门。”

“真的？”小华乐得从总理怀里跳下地，赶忙拿出自己崭新的书本给总理看。总理看罢还要看姐姐的课本。姐姐忙打开书包，拿出书本递给总理，说：“这是我五年级的课本和作业本。”

总理认真翻阅，并提一些问题。而后问她们的爸爸现在的生活、生产怎么样，粮食够吃不，等等。

这位农民如实说：“现在能吃饱饭了，就是布票少，过年不能人人换上新衣服。女孩子们总得穿件花衣裳啊！”

总理笑笑说：“对，对。我们国家要发展化纤工业了，以后要保证孩子们过年穿新衣哟。”

总理从李家走出时，左邻右舍的邻居都闻讯赶来，包围了这位“不速之客”。

一个挎着菜筐的大眼睛小男孩从围着的人群中钻进去，仰脸望望这位客人，大声说：

“周恩来，你是周恩来！”

总理哈哈大笑：“对，我就是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总理翻阅李绍霞的课本